

陕北农村庙会书调查与思考

□孙鸿亮

[内容摘要] 庙会书是陕北说书的主体形态之一。作为民俗宗教活动的组成部分,庙会书具有相对固定的仪式行为和说唱程序,赋予说唱浓郁的宗教气息,是人们敬神、愉神、祈求护佑的一种行为方式,从中折射出陕北农村村民的民俗信仰和文化心理。随着全球化、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剧,陕北农村庙会书现状不容乐观。如何培育、保护更为健康的艺术生存环境,应成为陕北说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 陕北农村;庙会书;调查;思考。

[作者简介] 孙鸿亮,文学博士,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陕北民歌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陕北民俗宗教与民间文艺研究。

陕北说书是流行于陕西北部榆林、延安等地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形式。据清·康熙年间修《榆林府志》记载:“刘第说传奇……可听。闻江南有柳敬亭者,以此伎遨游王公间,刘第即不能及其万一,而韶音飞畅,殊有风情,无佛称尊,不及江南之敬亭乎?”^①这是迄今所见有关陕北说书最早的书证,可知明末清初陕北说书艺术已相当成熟。20世纪30~40年代,以韩起祥、张俊功为代表的新一代说书艺人对陕北说书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造,使其获得了突破性发展,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7年5月,陕北说书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

按演出场所和目的,陕北说书可分为口愿书、庙会书、舞台书。相对于舞台书的后起,口愿书和庙会书代表了陕北说书的传统形式和主体形态。尤其是迄今仍遍布陕北农村的庙会书,不仅保留着较为完整的仪式行为,而且通过与民俗宗教活动的融

合,赋予说唱浓郁的宗教气息和民俗文化特色。为了了解陕北庙会书的特点和现状,2007年4月中旬至6月下旬(农历3~4月),笔者跟踪两个说书艺人团体^②,对其在安塞县农村庙会说书情况进行调查,先后走访了14个村庄,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方式,主要调查了陕北农村庙会活动情况、庙会书的仪式和说唱程序以及庙会书的现状。

一、庙会和会书

庙会书简称“会书”,与“家书”(口愿书)相对应,演出场所广布陕北乡村的大小庙会。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北接大漠,干旱少雨,自然条件恶劣,加之长期胡汉杂居,自古民间各种宗教活动十分兴盛。《榆林府志》称:“九塞岩险第一,绵亘千里,延缓五路之襟喉,三秦之要区,孤悬绝漠,控制诸边,古今之雄镇也。”^③宋代由于政治中

心南移,延安、榆林两地成为边防重镇,一代名臣范仲淹就曾屯兵驻防于此。兵家必争之地和多民族文化的汇聚交融,使陕北在历史长河的流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人文风貌。巫风盛行,民间神灵信仰多元化;战争频繁,将士出征祈祷神灵庇佑;民生多艰,广大百姓求吉攘灾,城乡建寺修庙之风大行其道。明清以来,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日渐兴旺,求神显灵、盼望财运亨通的心理又促使人们对行业祖师顶礼膜拜。清·康熙年修《延绥镇志》卷二记:“城隍庙,在榆林卫街,镇城各营、堡俱有。”^④民国初期,仅榆林城内东山就有庵观寺庙 51 处,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寺院群南连香云寺、圆觉寺,北接戴兴寺、共济寺,俗称“四寺夹一庙,云天出红霞”,为榆林八景之一。城镇之外,农村地区诸如龙王庙、观音庙、娘娘庙、关帝庙等各种小型寺庙的分布更加广泛。

出于宗教目的修建的寺庙,除接受人

们的膜拜之外,每年在相对固定的时间都要举行庙会。庙会不仅是宗教仪式活动的场所,也为民众文化娱乐提供了空间。庙会活动期间,说书、唱道情、小型戏剧等民间艺术形式纷纷登场,周围十数里内,村民呼亲唤友,蜂拥而至,庙会宛然成为乡村的节日盛典。此种风俗在解放后一段时间随着寺庙的被毁而渐渐消失。改革开放以来,村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各地重修、新修寺庙之风盛行,庙会活动悄然复兴。与传统庙会相比,庙会娱乐功能进一步加强,庙会期间商贾云集,贸易频繁,增添了商品集散性质。

陕北庙会书受气候及庙会活动时间影响,有旺季和淡季之分。每年农历 3 月—10 月为旺季,10 月之后,天气变冷,庙会活动减少,“会书”遂让位于“家书”,转入淡季。下表是笔者对安塞县农村庙会活动情况(2008 年农历 3 月—4 月)的统计,从中可见陕北农村庙会活动之一斑。

安塞县农村庙会活动(2008 年农历 3 月—4 月)

村名	时间(农历)	演出形式	村名	时间(农历)	演出形式
老沟叉	3.3—3.5	说书、唱道情	镰刀湾	3.28—3.29	说书、唱道情
仙人桥	3.12—3.13	说书	高桥	3.28—4.1	说书、表演小品
样桥	3.15—3.17	说书、唱小戏	楼坪	4.8—4.12	说书、唱道情
肖官驿	3.18—3.20	说书、唱小戏	云台山	4.8—4.12	说书
西洼界	3.18—3.20	说书、唱小戏	马家沟	4.12—4.15	说书、唱戏
石圪台	3.22—3.23	说书、唱小戏	龙泉寺	4.18—4.22	说书、唱道情、唱戏
尧沟	3.25—3.27	说书	建华寺	4.18—4.24	说书、唱戏

庙会演出由会长(通常为村中有威望的长者)代表村民出资邀请艺人团体前来设坛公演,会长主持整个仪式活动,并负责与艺人协商演出内容和时间。演出的费用主要来自村民的布施,每场从 30 元—200

元不等,这主要取决于艺人团体的人数、演出内容和双方的提前约定。上述安塞农村庙会中,仙人桥村仅请一名艺人坐场说书,演出内容单一,费用较低,每场为 30 元;尧沟和云台山村所请艺人团体均为 5 人,集

文学·历史

体组合说书,每场80元;其余村落因演出内容包括唱道情、唱戏等,所需艺人团体人数从5到11人不等,因此费用也较高。庙会活动通常持续3-5天,除仪式活动外,每天上下午各演出1场。由于受电视等主流媒体的冲击,年轻一代村民艺术情趣发生变化,单纯的说书已很难满足他们的要求,在陕北农村庙会中,说书的主体地位正在为其他表演形式所取代。然而,无论如何,遍布村野的庙会迄今依然是陕北说书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场所。

二、仪式和说唱

作为民间宗教活动的组成部分,庙会书具有相对固定的仪式行为和说唱程序。

1.请神。庙会活动开始前的仪式行为,即奉请三界诸神来会场接受供养。请神通常由艺人团体中技艺水平较高的弟子代替师傅进行。艺人怀抱三弦,在庙会会长的陪同下,走进殿门。会长先点香焚表,艺人单膝跪地,朝神像叩拜,之后便拨动三弦开始说唱。作为宗教仪式,请神的内容最为神秘,据说不能为外人闻见,否则不灵验,因此请神多用闭口诀,即艺人口念,三弦不弹曲调,只伴节奏,急促而连续,可闻其声而不知其所云,时间5-10钟不等,有详有略。艺人每称一神号,会长则不断焚表、奠酒。请神仪式结束,艺人叩头直身站起,再朝神像施礼,然后走出庙门。因为请神是陕北农村庙会书和口愿书必需之仪式,艺人为了争夺书场,长期以来,仅师徒口耳相授,不轻易外传。

2.参神。请神之后就要参神。这时艺人来到临时搭建的书棚前,安装、调试好扩音喇叭,三弦定准音,然后褪绑甩板(用绳子

连缀在一起的两块长方形木板),坐场开始说唱。与请神不同,参神需开口演唱,并伴以三弦、笛子、二胡等乐器。陕北说书最基本的唱腔音乐是平调,起伏变化不大。参神也不例外,通常由四句组成,可重叠反复。由于参神处于书场的开端,因此艺人较慎重。若为数人组合说书,则一般由主说者(即师傅)或水平较高的弟子说唱。参神开始通常唱:“丝弦一响震天堂,参天参地参五方。香焚在炉中蜡点在台,满堂的诸神我们参起来。”接着便按神灵的高低大小,依次参拜,先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佛祖、观音菩萨、真武祖师、八洞神仙,后参东海龙王、山神土地、本庙主神。参神充分反映了陕北农村多神灵信仰的特征。在参神过程中,会长仍不断上香焚表。参神结束时,通常唱:“满把黄香炉中焚,七十二位灵神都参动。不干不净多担承,免弟子无罪论古人。”仪式便暂告结束,接着正式开场,演唱书文。

3.演唱书文。陕北说书以“场”为基本演唱单位,数场合说一本书。一场书约90-120分钟(中间可短暂停息),按说唱程序,一般包括书帽、小段、正本、结束语等几个部分,有时亦在正本前加说定场诗或一首《西江月》词。庙会书的说唱程序与此基本相同。

书帽 开正书前加唱的部分,与书文内容无关,独立成篇,一般为吉庆套语、古人名的串联、带有劝世意义的唱词,常见的有《隋炀帝登基民不安》《前山梅鹿后山狼》《一人一马一杆枪》《九九歌》《朝代歌》《二十点将》《珍珠倒卷帘》等,通常为四句、六句或八句,或按数字、月份顺序说唱古代英雄事迹。此外,还有诗谜形式出现的书帽,如“刘备东吴去招亲,张飞酒醉鞭督邮。孔明柴桑

去吊孝,吕布上了凤仪亭”,四句各打一字,合为“喜怒哀乐”。除本身的欣赏价值外,书帽还起着等待听众、安定会场、展示艺人实力的作用。

小段 书帽之后,通常还要说唱小段。“短为段,长为本”,小段即独立成篇的短篇故事,一般可说唱10分钟左右。陕北说书的小段类似于北方鼓词中的“段儿书”,唱词以七言为主(也有少量十字句),偶句押韵,甚至部分书目如《包公夸桑》《鸿雁捎书》《懒大嫂》《罗成算命》《王祥卧冰》《杨宗保表功》《夜观春秋》等也与鼓词相同,二者当有一定渊源关系。小段可视作正本开始前的“预热”,诚如书词中所唱:“女人离开男人扎不下(个)根,说书不说(个)小段带不起音。”此外,小段也有等待听众、锻炼学徒的作用。小段结束一般要说“这一个小段算完成,扭转丝弦开正本”之类的词句。

正本 演唱的主体。正本篇幅较长,通常需要数场连说,有的甚至可说半个月左右。陕北说书现存书目约160多个,内容包括神话传说、侠义、情爱、公案、历史演义等等。民间流传较广的如《金镯玉环记》《五女兴唐传》《双头马》《小八义》《珍珠汗衫记》、《罗成破孟州》《劈山救母》《花柳记》《万化记》等,也是庙会书常见的书目。

结束语 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转场结束语,一是整本书或庙会活动完成时的结束语。转场结束语置于书场休息之前,类似于古代“说话”或章回小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通常安排在故事的“关口”处,这时书中人物命运发生转折,矛盾冲突激化,情节充满悬念,艺人唱道:“把xxx说在xx中,不知吉来也不知凶。书到关口先

搁定,休息起来再理论。”整本书或庙会活动完成时的结束语则与此不同,通常唱:“书说团圆戏唱散,一本古书算完成。收了三弦住了音,明年咱们再相逢。”结束语形式多样,艺人亦可根据书场气氛即兴编唱。

4.安神。每场书完成之后还需安神,即把神灵暂时安至神位,午饭或休息后再接着说唱下一场。安神通常紧接书场结束语,唱词较简略,如“诚心会长把香点,烧香奠酒安神灵。把大神小神都安定,香烟起来把坛围紧。到了下午用罢饭,弟子庙前再把神敬”,但也有复杂的,即按神灵高低大小,将诸神一一安住,并祈求神灵保佑、赐福会众。

5.送神。与请神相对应,庙会活动结束前最后的仪式,形式与请神相同,会长燃香焚表,艺人怀抱三弦,单膝跪地,闭口默唱,恭送诸神返回本位。

以上仪式行为中,请神、送神位于整个庙会活动的始末,一次庙会活动仅请神一次、送神一次;而参神、安神则位于书场的头尾,每场书都必须有此仪式。一次完整的陕北庙会书就是由请神、送神和若干场说唱及其仪式(参神、安神)共同构成。

三、现状和思考

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剧的今天,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裕,民间宗教和庙会的复兴,数以千计的农村庙会仍为陕北说书提供着生存的空间,然而,在这红火热闹的背后,陕北农村庙会书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其集中体现为“主角”地位的丧失。与传统庙会活动中说书始终占据仪式和娱乐的主角地位相比,庙会书的地位已今非昔比。在笔者走访的庙会中,除考虑经济因素外,

文学·历史

单纯“请书”的现象已十分少见,说书在与道情、小品、小戏等艺术形式的竞争中,越来越被挤向边缘,逐渐失去了主角地位。

笔者详细记录了走访庙会演出的全过程。根据统计,在14个庙会中,除尧沟、云台山两个村庄(主要出于经济原因)仅说书外,其余12个村庄的庙会均包括道情、小品等其他形式的演出,且演出时间占整个庙会演出的3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说书,占70%。尽管艺人团体的身份是书匠,而不是道情或小品演员,但却不得不经常“客串”演出。正如艺人团体的负责人白明理所说:“尔格(现在)的庙会一满是挂羊头卖狗肉!”

艺人的不满主要源自经济收入的考虑。陕北说书的传统形式为一人坐场说书,即艺人手扶三弦,腿绑甩板,自弹自唱,后来逐步发展出多人合作演出的走场书。为了满足其他形式的表演,艺人团体的规模和人数均需增加。尽管在双方事先的约定中,演出形式和艺人人数是讨价还价的一项内容,但对艺人团体来说,多一个人则意味着多一份开支,艺人团体的人均收入不仅不会因此而提高,相反有所减少。白明理曾算过一笔账,他一个人去小庙会说书的收入是每场最低40元,而龙泉寺庙会他带了4个徒弟,另外还临时请了2个善于表演道情的演员,共7个人,按双方商定的每场80元算,他个人每场书收入仅20元。而另一艺人团体的负责人贺治财坦言:“我宁愿一个人跑庙会,也不愿带这么一大帮子人。”值得深思的是,增加演出形式和演员对庙会的主办方(村民)来说,也意味着开支的增加,会长同样感到困惑和无奈。在接受采访时,大多数会长都表示要求艺人唱

道情、演小品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而是村民的要求,因为“说书没人看(听)了,年轻人爱看红火”,这句话真正道出了对庙会书现状和生存环境的隐忧。庙会书作为民俗宗教活动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劝世主旨,随着电视等主流媒体的冲击,年轻一代村民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与主题较为严肃、形式相对单一、演唱时间漫长的说书相比,他们更愿选择活泼短小、内容更为世俗化的小品和小戏(这类演出的内容与庙会庄严肃穆的气氛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令笔者感到诧异)。

庙会活动中说书“主角”地位的丧失和听(观)众的失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尽管凭借在仪式行为中的不可取代性,说书在陕北农村庙会活动中仍保有一席之地,但随着书场最前方、蹲坐在砖头块上的老年人数量的减少,庙会书将失去最后的听众和捍卫者,彻底被其他艺术形式所取代。因此,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如何从内容和形式改造陕北说书,使之重新找回听众,培育和保护更为健康的艺术生存环境,应成为陕北说书保护工程的当务之急。■

注释:

①③《榆林府志》,延安大学图书馆复印。

②陕北民间说书艺人团体通常由具有师承关系的5—7人临时组成,流动性较大。此外,根据双方事先商定的庙会演出内容,也可邀请民间小戏或道情艺人参加。团体的负责人和主说由师傅担任,徒弟和其他人员则为师傅临时唤来帮忙,书场结束后,师傅要分给一定的报酬。笔者跟踪调查的两个艺人团体的负责人分别是贺治财、白明理。贺治财,男,51岁,祖籍横山,现居米脂;白明理,男,46岁,安塞人。二人为著名说书艺人张俊功的徒弟,在当地有较大影响。

④刘汉腾:《延绥镇志校注》第68页,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